

[主持人语]曾庆仁,1957年生,祖籍江西,在长沙出生,长大。早年从事专业体育运动,现为湘潭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退役后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有300多首(篇)诗歌、散文、小说散见于全国数十家报刊,在湖南文学界尤其是在湖南诗歌界有一定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后,他突然从文坛消失,不再公开发表作品,埋头于一部“奇书”的撰写,这部“奇书”就是2012年出版的《虚度一生——一个诗人的精神自传》。这部书稿最早在湘潭文学圈内口头流传,后来被朋友推荐到中国华侨出版社公开出版。书稿从创作到出版的整个过程中,充满了传奇色彩。首先是诗人花了整整20多年的时间去写作一部长达60多万字的大书,这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是不多见的。其次书稿尚未出版,其部分内容就已经在同行中引起热烈讨论,这在中国文坛上也是少有的现象。其三,这部书稿甫一出版,立即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有些人说这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旷世杰作,是当代中国最具创造力的作品;也有些人则说这本书根本不可读,且不是小说。湖南科技大学和吉首大学分别为这部作品召开了专门的研讨会,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推出的曾庆仁专辑,特刊出其中4位学者的专题论文和一篇研讨会发言实录,期望能增加学界和读者对这部作品价值和特点的认识。

## 语言赞美诗

曾庆仁

(湘潭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人们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真正明白这句话的实际含义的人其实并不多。只有那些在写作中把对语言美的追求,看作是高于写作本身的人,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到语言作为艺术的真实内涵。语言是值得赞美的,因为语言是一切艺术最初的逻辑起点和最后的终极目标。

[关键词]语言;诗歌;深度写作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3)05-0019-05

### An Ode to the Language

ZENG Qingren

(Xiangt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Literature is often said to be the art of language, but few people understand what the saying really means. Only those who put the pursuit of language beauty above writing itself may know the true connotation of language as an art. Language is worthy of praise, since it'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s well as the ultimate goal of all arts.

**Key words:** language; poetry; writing in depth

收稿日期: 2013-04-25

作者简介: 曾庆仁(1957-),男,湖南长沙人,湘潭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主要从事诗歌和小说创作。

## —

语言是我深爱的人,她是我永恒的恋人。

她的灵气常常挂在我心灵的宁静上,透过她的嘴唇我能看到热烈的真相、寂静的奥义以及风中的耳语。她的天籁之音是我心灵的纯洁之源,她的沉默是我虚静和深邃之间平衡的信仰。我爱她,我恳求她也能爱我,奢望中带有冷静的迷狂,如此的虔敬而又肃穆庄严。像百灵鸟和夜莺的歌声,从大海和光上飘来,通过赞美和智慧传播福音,因为那爱到宗教般的狂热是有福的,受宠到眼睛盈满泪水是有福的,她让我产生至神至圣的幻象是有福的。那无比的喜悦与爱慕,心灵有太多的激情而并不显得奢侈,含蓄又和谐是有福的。歌声和风一起飞来,夜和梦一起睡在我的幻觉里,我看到语言仙女一样地站在云朵的漩涡上,她穿着我想象的那件长袍,这样普通的人就看不到她身体那惊人的美了,而这样的美对想象却有着无比的慷慨。我想象着,在梦幻上感受着,看到她灵动轻盈的身子突然有了雕塑感,双泪便从梦的脸颊流了下来。这样朦胧的轮廓太像诗了,我心里默念着她的名字,我知道我用语言呼唤着语言的名字会有一种怎样的感动。这情景多像一位圣徒,令人赞叹呀,一个圣徒一定会利用每个白天和夜晚去加深对上帝的认识,而我只能用爱这惟一的情感加深对你的认识。然而你的美却是那样的难以捉摸,在清晰和模糊之间,我感到我慢慢地走近你了。慢慢地,你知道吗,我无法按捺住心的狂乱,我害怕了,在深度的诱惑下,我第一次产生了性的冲动。真是亵渎呀,我无法掩饰自己对自己的憎恶,就像自我受到了凌辱一般,我用手指做针,将自己的灵魂刺出血来。但不行呀,我越这样做,就越加深了你诱人的神秘,你越神秘,我就越会去想,直到有一天,我心甘情愿地忍受了来自自身以外的一切愤怒和诅咒,真的把你当成有血有肉的恋人,我才真正地感觉到了你全方位施展出来的魅力。

## 二

我感到我的心一直在动,在你娇嫩而柔软,饱

满而丰润的肌肤的下面,流动着我欢乐的梦想和热血,我的心就在你的热血里跳动着,这是我第一次在你的旷世之美中感到了温柔,那些温柔在它自身的完善里起伏,像波浪在水上起伏细说着心中悄悄的话语。当我想和你说话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从而让我的倾诉有一种被俯瞰的感觉。我喜欢这种感觉,喜欢想象中对于你猜测的惊讶,激情满怀或平静如水,都能感到生命对生命的安慰。纯净的爱真的可以衬托一种精神,通过精神的风韵又能看到一种气质,我对你的爱和想象都在这气质里。聪慧并不神秘,它反而显得有点忧伤,在你仪态万方的极至之美里,这忧伤显得特别重要,甚至有点奢华。极端的喜悦里的那一点淡淡的忧伤,多么的动人呀,这也许就是美的奥秘。正在我这样想的时候,你的忧伤消失了,瞬间消失了,而且没有在你的脸上留下一丝痕迹。真是一个奇迹呀,我笑了,想起了某个春天,我看到的那朵奇特的花,它的花蕊靠着它的花瓣,玲珑圆润的雨滴只打在茎上,居然一点都打不到它。蝴蝶到处乱飞,直到蝴蝶花也飞了起来,我才知道产生了错觉。多美好的错觉呀,我正在想着,突然一阵风吹来,当风走远后,我头脑里浮现的居然是一淮变形的伤口渗出的粘液。我开始责怪自己,就在我责怪自己的时候,我看到花瓣散落,只剩下了花蕊,孤孤单单地靠在风上。花儿们真是太有灵性了,它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感觉而变化,而人呢……我不能再想了,再想会把自己弄伤的,既然人没有能力深入花朵的生命,还去想它干什么呢?幸亏你有这个能力,我特别喜欢你在描写时展现出的美德,一种永不枯竭的信念,万年不变。那伟大而隐秘的轮廓,幻象上的颤动和平稳。你把你的美德揉在了我心灵对美的无限的迷恋里。

## 三

“你的美是如此光滑,它经过我的灵魂,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却是那样的令人欣喜而陶醉。连肉感也充满了智慧,它主宰和支撑着躯体——如此优雅的身形——灵魂漩涡里的格言。”写出以上的话语,让我想起了很多年以前做过的自动写作的尝试,当

时我对所有神秘现象都煞费了一番苦心,但随着神秘慢慢地消失,一种无所皈依的情感瞬间占据了我的心。有些东西是无法回避的了,面对你(语言),我常常产生幻觉,爱你的能力在不断丧失,仿佛不赶快发明一种(只属于自己的)爱,我就不能爱你了。“难道我要发明的这种爱,就是人们常说的创新吗?”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面对一面洁白的镜子,我反复地问自己。没有回答,因为没有人能够回答。“我在哭泣中祈祷,开始逃避,时而羞愧不已,陷于绝望的情绪让我从遗忘走进了更大的遗忘之中。我曾经赞美和倾听过的大师站在云端,他们手举着自己的灵魂,张开嘴,但不说话。你为什么要发明自己的痛苦,一个鬼影对我说。难道我自己真的是自己的罪魁祸首吗?不!你是自己的奇迹,一个天使像鸟一样地从我的梦中飞过。比死亡更坏的是那个谎言,一个不允许质疑的谎言。你看我干什么,它说,如果美就是德,德就是美,那么为什么不能说坏就是好,好就是坏呢?一个守夜人过来,他是来为黑夜提供证据的。我问,如此可怕的夜晚,还守它干什么?你是一个心怀叵测的人,守夜人说完就走了。”上面这一段话有自动写作的味道吗?好像有,又好像没有。自动写作一定要镂空记忆,记忆能够镂空吗?正如我面对的这面镜子,那些镶嵌在玻璃上的镶嵌玻璃能去掉吗?我的任性与身俱来,我知道,我的任性和我的关系就是镶嵌在玻璃上的镶嵌玻璃的关系。语言,语言姑娘,还有我,我知道,我必然和你和你们共同度过互相交错的一生。

#### 四

从坦诚的爱中我看到了你的贞洁,那梦中的黄金和海水的混合物,与坐在你微笑上的动词诙谐地连在一起。只有爱,没有了施爱者的意志真的令人感动。我浮想联翩,对你梦寐以求的欲望已不可遏止。极乐会蜕化吗?有一天我用你的一个比喻暗示自己。一阵瑟瑟的凉风吹来,打在我温热的脸上,像多年前喝的那杯美酒,微微的醉意荡到了我脸上。善常常遭人诽谤,又因你的美就在我的善里,所以这善必须携你的美步履坚定地……我已不

奢望用一个姿势走出去了,因为我将我所有的享受交给了奉献。这爱是如此隐秘而又意味深长,它躺在语言真正释义的奇迹上,像梦中的少年和少女躺在一起,童心赤子的身子,用健康点燃的欲望就是我对你的梦想的无限的荣誉。来吧,爱吧,我是如此卑微的呼唤你的崇高,并请你宽恕,当思想翘着尾巴的时候,我是透过那缕阳光才看到你美的力量的。你知道我不可能不一往情深,不可能不在对你疯狂的思念中刻下克制的名字。那些被屏蔽的,终将暗淡无光,那深谙光明的你中又多出了一个黑暗的形象。我知道你一定会在逻辑上稚拙地写它。像那个我深爱的人在冷峻的世界念出的咒语。还有那个为石头报仇的人。他利用你混进了世俗,最后学会了和一个不知道痛也不知道痒的肉体做爱。当然,人世间所有的变调都与你无关,因为我内心对你全部的兴趣就是你的美德。一个新词,它独特的趣味,在我的眼睛里居然会是那样的英勇,倘若哪天我假如写下了它,便有了真理般的深邃。

#### 五

闪烁在夜空中的星光是温馨的,它是你描写的景致上最精采的部分。花儿只有在夜间才会纯正地开着,爱情只有在夜色上藏匿才有春情荡漾的预感。那些精神的和谐通过你而走向完善,而完美本身是不完美的,所以你才会如此令人赞叹。我就是通过为你服务才建立荣誉感的,在幻想上朴素地施展才华,为信仰找到最好的舞蹈的位置,用最充沛的精力尽到自己的天职。朝圣的道路是如此漫长,漫长到渴望的尽头。是的,就是在那一天,我听到了你清脆悦耳的笑声,那银铃般的声音,竟然成为了我沉默的神话。也正是在那一天,我学会了祈祷,弄清楚了殉教和殉道的区别。于是我走到了天空的下面展示自己,我以为我展示自己就是让天空展示自己。等到销魂的歌声传来,看到你睡在炽烈而明亮的词里,你与我的幻想是那样地默契,在一团气氛和一堆斑斓的色彩上,我亦步亦趋地跟着你,像一个孩子跟着母亲。后来那个概念终于来邀请我了。我又来到了大自然的声音上,我感觉听到了这声音又砸开了另一种声音,那声音太奇妙了,

它紧紧地抱住你的样子,唤醒了我童年的回忆。后来我爱上了一个女人,当她的优雅变成了她的荣誉时,我才爱上了她,当然,再后来当我用你去赞美她时,我才更爱她了。是我们的热恋才让我真正了解夜晚的,而在这之前,我真的太爱光了,我可以整个白昼一动不动地听光的教诲。但现在我更愿意让黑夜来抚摸我,就像我在夜色上抚摸你一样。我喜欢这谜一样的时刻,用最干净的语言说着世界上最深情的话语,用生命的秘密赋予心灵更大的秘密。等着我吧,等着我张开口,为你歌唱!

## 六

语言的狮和鹰从宗教里跑(飞)出来了,它们来到我的梦里,栖息在我的梦里。三年前,悲哀在我体内窒息了,神开始呼吸我的命运(我心中的自由之神)。依照惯例和惯性,我好像还在世俗世界行走,其实不然,那里只留下了我的形体,而我的灵魂早已来到精神世界,正在用你(语言)创造奇迹(我知道我是自己的奇迹,这没问题,问题是自己的奇迹是否会真正地理解自己)。三年前,有一片光的温柔如今仍留存在我的记忆里,曾经有一个释梦者在一个噩梦里喧哗,我用最轻最轻的语言劝他,但他怎样也安静不下来,于是我和他讲了一个通灵者的故事,他听着听着就安静下来了。再后来,我们的世界就坠入了暝色,于是就有了那个夜晚,那个安静遭到喧哗者辱骂的夜晚。我在那样的夜晚再一次看到了你的真容,我的内心只留下了赞美和崇拜。非常奇怪,我脑子里的那些乖谬突然就消失了,它们不存在了,而且是永远地不存在了。我不知道你使用了什么技巧,将我的心变成了你的俘虏。当沉默喘着气跑来,那个喧哗者已睡着了。我随意抬起头,看到天那边飘来了一些斑斑驳驳的东西,我心里非常担心,这鬼东西会把明净的夜色弄脏。美是很脆弱的,特别是从你口里说出的美就更加脆弱。你是我心中的歌,但世界有太多不和谐的音符,不管世界有多么地不和谐,我仍会一如继往地歌唱。我歌唱你,歌唱你的美,歌唱你的真,歌唱你的智慧。歌唱到我不再歌唱的那一天,我会悄悄地……选择神秘地离开。我会走的,但只要我还

没走,哪怕只有一天,一小时,一分钟,哪怕我只能做一株植物,也一定要有挺拔的精神,也许这就是我追随你一生的启示……

## 七

请你留下来和我一起度过这词语的狂欢节吧!请你在日出之前就离开那骇人的黑暗来到我们共同记忆的光中吧!我们正站在火焰上,凭窗眺望心中的奇迹。他带着黑暗来,你带着星光来,而我呢,只带来愿望。不要再去理睬阴影在深渊上摇曳的幻象,不要再理睬……呵,我不说了,因为我看到了,你不再犹豫。这就好了,我们可以共同欣赏语言的优美了。你为什么会脸红,是羞涩吗?呵,你说什么?像恋爱一样。是真的吗?你和语言在一起,真的有恋爱的感觉吗?而我呢?不怕你笑话,我是在朝圣,你信吗!那天我听大师的教诲,哭了,他用你(语言)做武器,杀死了那么多人,又拯救了那么多人。我常常会为感动而流泪,特别是当一个人用信仰说话的时候,我就会凝神沉思。我想我为什么会感动得流下热泪呢?呵,原来我早已相信:此时此刻的泪水是我身上最有力量的东西。呵,多可怕呀,我心中的圣人真的会笑话我了,泪水居然成为了我身上的巨无霸,我的灵魂又往哪儿摆呢?还记得吗,那天我正在读一本书中之书,突然就看到了你在书中不高兴的样子,我感到震惊,震惊后便是一阵阵头晕目眩。随后有几天时间,我不管做什么,总觉得有一团神秘的气氛跟着我。夜晚,在似睡非睡中我才发现这个秘密,原来你从书中跳了出来,你盯上我了,不管我到哪里,你都会跟着我。直到碰到他,那个带着黑暗来的人,你才不盯我了,因为你发现了黑暗和携带黑暗的人的碰撞,所碰撞出的疯狂。好啦,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解脱了,我离开了书中的家。

## 八

我吟哦完那首伟大的诗歌,抬起头,便看到了你。就在这一刹那,我好像看见了另一个自己。有太多的事物笼罩他,已多年不见踪影。我站的那个地方已经不再动了,曾经我把它当目的的时候,它

一直在动,我不管从哪条道路都不能通向它,因为它一直在动。现在好了,它不动了,我心中也没有目的了。它看到我眼里噙满泪水,它也哭了,我们就这样相互用绝望理解了绝望。“我曾经爱过一块沼泽地里的石头。”我说完便走了,毫无目的地走着,除了身上的衣裤,我什么都没有(当然,我心中还有那首伟大的诗歌)。我来到我灵魂的小岛上,我在那里用你“编织”的信仰“欺骗”自己。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我真的看到我快乐的面貌了。它的脸和我真实的脸一点都不像。为此我感到痛苦。奇怪,这痛苦居然为我带来了另一种快乐。我在岛上暂时隐藏了你,因为我不要书写,也不要说话。这岛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内心太平静和孤独的时候,我就会用回忆打动自己,我就会用你最美的声音,去吟哦那首伟大的诗歌。这个时候岛上的小动物就会朝我围过来,这个时候我和诗歌便成为了它们的代言人。但我心里非常清楚:那个噩梦仍然在岛以外的世界延续,释梦者还要靠噩梦吃饭。那个世界所有的曲子一定还会歌唱悲伤,因为那个世界没有解脱者。“我解脱了吗?”我问自己,答案当时是否定的。假如我真的解脱了,我怎么还会去想那个世界的事情呢?灵魂的小岛,我心想,这只是一个暂时能拯救我的地方,而真正能得到拯救和解脱的地方,还没有被这个宇宙生出来。

## 九

从独自一人守候的神秘里走出来,启程到沉默的腹地。安静作为象征,让复活的心灵感动了你,也俘虏了我的生命。仿佛信仰在独有的宗教般深

邃中穿行,甜美的歌声因再也没有诱惑而更加甜蜜。那里有血的光芒,有爱的形体。只要凝神谛听,我们就能避开幻觉,就能感觉颤栗的心灵为你而颤栗。无需多言,此刻的你已隐身而去。不管有多少警句等待我们去挥霍,不管有多少苦难等待我们去忍受,不管疼痛荒诞到何种地步,没关系,因为我心中有了你。就像笑找到了一张欣慰的脸,就像种子找到了春天。你的优美碰到了我的梦想,所以我还是按捺不住地用你歌唱了起来。歌声在风上飘,词掏空了曲子的空间,而时间是永恒的,它能表现得如此悠然,以至于我们就没有感觉过它的存在。如果我说所有的智慧都掩藏在你的美中,有人肯定会站出来骂我的,但他(她)却无能使用你最好的语言。这样的骂对我来说就是吵吵嚷嚷的噪音,我又有什么害怕的呢?我爱你,我爱你的语言,我甚至爱那个用你哀泣的形象,她哀泣之后的笑容,真是让我着迷呀!还有那些因你呼醒的激情,我感觉它就在我心里,它是为我而凯旋的,它扣人心弦地赋予我的力量,让我终身受益。让那些无法接近你的人去吐唾沫吧,那些唾沫最终一定会啐到他们自己的脸上。这是必然的,美从狭隘的心灵里飞出来,一定会飞到更大的美中去,它们一定会在那儿汇集成巨大的美,它们一定会用你的形式和声音表达出来。世俗生活中我是一个愚蠢的人,但神赋予了我一种天稟,我预言这个残破的世界有可能因为有了你而得到拯救。

责任编辑:黄声波